

序与跋

## “明代醇儒，瑄为第一”

——《廉洁自守薛瑄》后记

□宁志荣

的改变了我人之生命和信仰。”可见，薛瑄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我曾经慨叹，世人皆知王阳明，谁人还说薛文清？

走进书店，在古代书籍专柜上摆满了王阳明的书，却很少看到薛瑄的书。王阳明提出了“致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的“心学”思想，可是，谁曾知道，薛瑄提出了“复性论”“致知力行”的学说，开明代“实学”思想之先河。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纪晓岚说：“至明而朱之传流为河东，陆之传流为姚江。其余或出或入，总往来于二派之间。”意思是在明代，朱熹的思想传之于河东的薛瑄，陆九渊的思想传之于姚江的王阳明，其余学派或以薛瑄为宗，或以王阳明为宗，不出二者之间。因此，明代思想界有“北薛南王”之说。

薛瑄是明代第一个从祀孔庙的人。从祀孔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最高荣誉，也是官方和思想界对于知识分子地位的双重确认。隆庆五年(1571年)，明代朝廷议定从祀孔庙备选者四人：薛瑄、王阳明、胡居仁、陈献章。经过严格审议，只有薛瑄从祀孔庙，其他三人落选。过了13年之后，万历十二年(1584年)，王阳明等三人才从祀孔庙。这至少说明，薛瑄在当时的成就和学术地位并不比王阳明低。

薛瑄在历史上被称为“明代一人”，享有“七个第一”的美誉：明代第一廉吏、第一理学家、第一实学家、第一法官、第一教育家、第一学派、从祀孔庙第一人。薛瑄是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的偶像，于成龙继承了薛瑄的廉政思想，把薛瑄的名言编入《先儒治心录》，作为为官做人的座右铭；薛瑄是三代帝王师陈廷敬的人生导师。据《陈廷敬年谱》记载，陈廷敬从六七岁启蒙时，在私塾老师的教导下开始读薛瑄的《读书录》，他继承了薛瑄的理学思想，成为清朝三个皇帝的老师。

《四库全书》评价薛瑄：“明代醇儒，瑄为第一。”清初学者傅山题联赞扬薛瑄：“果知复性一言，虽四民二氏，俱许入祠谒夫子；不辨读书二录，即两榜三元，亦虚在世称士人。”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评价薛瑄“实践大儒”“光明俊伟”。清代礼部尚书、理学家张伯行指出：“有明一代人物，首推河东薛敬轩先生。”当代著名学者陈宇赫《明代大理寺研究》评价：“明代大理寺官员为后人所称道者，首推薛瑄。”当代哲学家张岱年道：“薛瑄既有心体浩然，若天地之广大的体验，又有物无内外的论证……使人摆脱小我的局限，开拓广大的心胸。”

《廉洁自守薛瑄》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本书翻阅大量的史料，参考今人研究成果，梳理了薛瑄的生平和宦海生涯，



▲《廉洁自守薛瑄》书影

记述了薛瑄廉洁从政的故事，阐述了薛瑄的廉政思想，反映了执政为民的光辉事迹，希望能对当代廉政建设有所裨益。我出生于万荣县，作为薛瑄乡的后学，弘扬薛瑄思想文化，是我的愿望，也是分内事。我计划在以后的时间里，进一步研读薛瑄著作，挖掘薛瑄思想的丰富内涵，把薛瑄研究作为毕生的功课。



颖视界

电影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：

## 直面命运 向阳而生

□杨颖琦

“我们一起来摇呀摇太阳，不要错过那好时光，心儿随着晨风在蓝天上飞翔……”当这首儿时熟悉的歌曲在电影院里响起时，我知道影片中相互依偎的两个人又找到了自己的“太阳”。

电影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改编自纪实报道《最功利的婚姻交易，最动情的永恒约定》，是韩延导演“生命三部曲”的最终章。在这部电影中，导演延续了自己的“生命”主题，讲述了两个身患重症却性格迥异的年轻人“没头脑”吕途和“不高兴”凌敏，因为一场“生命接力”的约定，阴差阳错地踏上了一段充满爱与力量的治愈之旅。

片中，女孩凌敏是旅行社的导游，还是一个美食博主，每天探店却因为身患尿毒症不能品尝那些令人垂涎的美食，仅仅一根香蕉就可能引起并发症，从而危及她的生命。所以，除了接受每周三次、每次四个小时的透析外，她还需要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，甚至是饮水量。脑中长了肿瘤的女孩吕途却总是没心没肺，整天“装疯卖傻”，一副已经放弃治疗的豁达模样。就是这样的两个人，因意外相遇彻底改变了彼此的生命轨迹。可能两个同病相怜的人，也更能理解彼此的无助，两人在日常的点滴相处和相互照顾中渐生依赖，重燃对生命的热情。爱赋予了人即使跌倒也能不断“重来”的勇气。

疾病作为一种“人类状态”，代表着人类生命活动的异常，是一种人类生存状态的偏离。电影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不仅仅探讨重症患者，更是探讨每一个普通人在生命困境中该如何“触底反弹”。影片没有刻意地煽情，而是将镜头更多地聚焦在他们蓬勃的生命力上，聚焦在凌敏和吕途许许多多琐碎平淡的日常

中。不小心弄伤凌敏的吕途帮凌敏搬家，并搬来照顾她的饮食起居。他们一起嬉笑打闹，一起在天台接收外星人的信号，一起在大雨滂沱的夜里骑车赶往有肾源的医院，一起记录美食，一起在阿姨们的旅行团中开怀大笑……这些细节都让观众情不自禁地跟着他们笑着、哭着。两个脆弱生命的相遇和相互救赎，给了彼此一份能短暂逃离现实的快乐与轻松，也给银幕外的观众一份慰帖。

而在这些琐碎的甜蜜中，贯穿电影最精巧的潜藏结构，是爱情叙事与生命叙事的高频同构。年轻的身体突然遭受重大疾病的侵袭，想要快点从病痛中解脱出来，不愿让自己和家人背负延续生命的痛苦，是凌敏和吕途的最初感受。正因如此，凌敏深夜发出了“征肾”视频；吕途也因为不想忍受反复开颅的痛苦、不想拖累妈妈故意隐瞒自己仍有可能治愈的希望。然而一天天相处下来，他们的关系日渐亲密。当吕途脑部肿瘤再次恶化，执意放弃治疗以便把肾脏移植给凌敏时，两个人对生命的理解和珍视程度已然发生改变。正如凌敏劝说吕途的那样：“以前我们说好的是，你走了以后我替你活着，但现在，我想跟你一起活着。”经过劝说的吕途不再抗拒治疗，接受了第二次开颅，而凌敏也放弃了速速解脱的执念，乐观等待肾源的出现。

从被动、迫切地想要放弃生命以得到解脱，到主动面对病痛；从“生命接力”的约定到“一起摇太阳”的信心，两个人感情生根发芽的过程，也恰恰映照了他们内在生命力量的不断生长。意外的相识，似乎给了他们彼此一个重新认识生命的机会，两个孤独个体的偶然相遇，再到相互依赖与相互扶持，让他们珍惜对方的存在，从而体察生命的可贵。而这种开阔、坚实的爱情基础，唤醒了他们彼此



主动的生命力量，给了他们一次重新活过的机会，就像吕途妈妈对“摇太阳”这个词的解释：“阴天是太阳打瞌睡的时候，只要我们有意念，就能把太阳摇醒。”

影片的结尾，再次做了开颅手术的吕途醒来，与凌敏举行了热闹的婚礼。凌敏的肾源何时能等到，吕途的肿瘤会不会复发，都仍是未知数。但没关系，只要笑着面对命运和疾病，平常地生活着，就一定能让太阳“摇醒”。

观看电影的时候，耳边总会响起史铁生的这句话：“整个春天，直至夏天，都是生命力独享风流的季节。长风沛雨，艳阳明月，那时田野被喜悦铺满，天地间充斥着生的豪情，风里梦里也全是不屈不挠的欲望。春天的美丽也正在于此。在于纯真和勇敢，在于未通世故。”无论未来是晴是雨，我们都相信，“生命万岁”。

影视动态

电影《草木人间》首映  
反传销题材影片  
发人深省

□丁晓晨

4月1日，电影《草木人间》在北京举办首映观影礼，导演顾晓刚携吴磊、蒋勤勤、陈建斌、闫楠、鞠帛展等主创一同亮相。

电影《草木人间》讲述了一对从大山走出的淳朴母子，因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和急需融入大城市的迫切心理，被有心之人利用，先后被骗入局的故事。在映后分享中，许多观众表示，自己以为距离传销、保健品销售的骗局很远，但通过影片发现这种利用“天上掉馅饼”的好事诱人入局，从而进行精神控制，让人难以逃脱的骗局就在我们身边。导演也现场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初衷，因为自己家人曾经深陷传销泥沼，正是那段经历才促使他拍摄了一部反传销的电影，提醒更多人避免受骗。

蒋勤勤也分享了自己与父母的故事，提及“很少有人关照到我们父母”，她希望：“在清明节的时候，带着我们的父母进到电影院，跟他们相处在一起。”还有观众提出陈建斌在蒋勤勤、吴磊吵架时揣手站在一旁的经典画面，让他也闯入了“内娱窝囊废赛道”，陈建斌笑着回应：“我争取在这条赛道好好地表现，超过其他窝囊废。”（《今晚报》）